

意义再生原则下俄诗汉译探析

周紫薇

辽宁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中国·辽宁 沈阳 110136

【摘要】翻译是包含众多因素的动态过程, 实际上是语言承载的意义传达, 根本上是文化的移植。意义在语言的交流中产生, 翻译即是对意义的再创造, 其最终目的是意义再生。以几篇俄语诗歌为例, 旨在分析意义再生的三点原则在俄诗汉译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意义再生; 去字格; 重组句; 建空间; 俄诗汉译

引言

翻译的最终目的是意义再生, 意义具有不确定性及动态性。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作为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 语言哲学的奠基人, 为语言学及语言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所提出的“意义即使用”等学说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对翻译中“意义”的研究有着深远影响, 并给翻译活动带来了重要的启示作用。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的主要著作《哲学研究》中, 提出了“意义即使用”这一语言哲学理论, 并认为, 某个词语的意义是由其用法决定的, 词语的某一特定语境下的特定用法决定了它的意义与其他词语的差异。就翻译而言, 语言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并非约定俗成, 只有以实际应用环境为基础, 翻译活动才能最终达到有效沟通交流的目的。

1 俄诗汉译的意义再生

人类使用语言进行交际, 不同国家和民族使用的语言不尽相同, 要想进行交往和交流, 就需借助于翻译。翻译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觑, 某种程度上, 没有翻译, 就没有今天的世界。翻译作为促进国际间交流的纽带和桥梁, 是一种动态的过程, 是意义再生的过程。在将文学作品汉译时, 译者应在忠于原文本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实现对原文本的意义再生。语言只是翻译转换的外形, 而实质上, 语言承载的是意义。所以, 翻译实际上是不同语言之间的意义转换。在整个翻译活动中, 意义的转换起着核心作用。由此可见意义再生对于翻译的重要性。许均在其所著的《翻译概论》中, 总结了一些翻译家在处理有关意义问题时的经验, 指出了意义再生的三点原则: 去字格、重组句、建空间。以下将对这三点原则一一举例分析。

1.1 去字格

照搬词典释义, 把每个词的意思简单相加并不会达到翻译的目的。这种情况下, 所译出的文本往往会失去原文本意义深处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所以要想让意义得到再生, 译者需在正确掌握每个字词意义的基础上, 从原文的字格中解放出来, 让原文的字在译文中重新建立的上下文关系中存活。传统翻译观反对提倡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而要求译者忠实于原文, 原原本本地“再现”原作的意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研究的深入, 原著中心论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开始得到彰显。为了达到更好的翻译效果, 译者应走出原文本的字格, 不一味拘泥于原词组的传统文本意义, 并且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唯有如此, 原文的意义才能成功地传达。

例如:

Если душа родилась крылатой
Если душа родилась крылатой
Что ей хоромы — и что ей хат
ы!

Что Чингис-Хан ей и что — Ор
да!

Два на миру у меня врага,
Два близнеца, неразрывно —
слитых:

Голод голодных — и сытость

сытых!

(Марина Цвет

аева 18 Авг. 1918 г.)

译文1

倘若灵魂生就一对翅膀
倘若灵魂生就一对翅膀——那么,
高楼也罢, 茅舍也罢, 又何必在乎!
管它什么成吉思汗, 什么游牧部落!
在这个世界上, 有两个敌人,
两个密不可分的孪生子:
饥饿者的饥饿和饱食者的饱食!

译文2

假如心灵生就一双翅膀——
假如心灵生就一双翅膀——
那它又何必需要府邸或茅屋!
又何必担心成吉思汗或匪帮!
我在人间有两个仇敌悬殊,
两个难解难分的孪生的孽障——
饱汉脑满肠肥, 饿汉饥肠辘辘!

这首诗是茨维塔耶娃于1918年在莫斯科创作的。彼时正值苏俄内战, 茨维塔耶娃的丈夫谢尔盖参加了白军, 为了躲避布尔什维克的追捕便离开了她, 一去便杳无音讯。诗人与自己的两个孩子在风雨飘摇的莫斯科城中相依为命, 忍受着内心的痛苦与煎熬。茨维塔耶娃一生都在追求心灵的自由和个性的完整, 此诗不仅表达了她对自己内心自由的渴望, 同时也满怀着对于祖国获得自由的憧憬。通篇来看, 作者所抒发的是无论富裕还是贫穷, 其所追求的是内心的自由。这种贫困和富足的对立都丝毫不能阻挡她追求自由的步伐和勇气。由此可见, 译文2把诗眼“душа”译成“心灵”, 相较于译文1的“灵魂”, 更为符合原文的逻辑和主旨。此外, 两版译文对于“Орда”一词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通过词典可得知, 该单词既可译为“汗国, 游牧群”, 也可译为“〈转〉乌合之众, 匪帮”。然而, 对俄国历史稍加了解后既可知晓, 俄国人对于曾经征服过他们的金帐汗国极其仇视, 在俄国人的心目中, 其一直被认为是土匪, 是强盗。所以这里的“Орда”直译为译文1的“游牧部落”并不准确, 而应该译为译文2的转义“匪帮”, 这样译文词语才能从字格中解放出来, 主题才能如原文一样鲜明。

1.2 重组句

翻译过程中, 遣词成句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从语言单位角度来看, 句子是最小的交际单位, 但它会涉及到语法、词组排列、语序调整等因素。由此可见, “重组句”原则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译者应结合时代背景充分揣摩作者的创作意图, 深度还原原文意境。打破传统思维, 结合上下文的语境关系, 用最恰当的语句再现原文本的内容。只有掌握不同语言的规律, 才能更为地道的进行句子重组, 同时亦能使译语读者体会到原句的意蕴。简言之, 就是根据不同语言的特点, 破除语言固有的形式, 重新组句。

例如:

И в тайную дружбу с высоким
И в тайную дружбу с высоким,
Как юный орел темноглазым,
Я, словно в цветник предосен
ний,
Походкою легкой вошла.
Там были последние розы,
И месяц прозрачный качался
На серых, густых облаках.
(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
в а 1917 г)

译文 1

黑眼睛的高个儿好象一只小鹰
黑眼睛的高个儿好象一只小鹰,
我和他有了秘密的友情,
好象步入了庭前的花坛,

译文 2

我和高个子有秘密的友谊
我和高个子有秘密的友谊,
他像一只黑眼睛年轻的鹰,
我用轻快的走路姿势,
我的步态轻盈。
那里有新开的玫瑰,
月光透亮透明, 摇曳在
灰暗的、浓密的云层……
像步入早秋的花坛里。
那儿最后的玫瑰在开放,
还有一轮晶莹的月亮
在灰色稠密的云中颠簸。

细细研读之后即可发现, 两版译文有许多不同之处。译文 1 表现了诗人与男友约会时的愉悦之情, 用词非常优美且富有诗意; 而译文 2 “早秋的花坛”和“最后的玫瑰”则有些不明就里, 由此说来, 译文 1 貌似翻译的更为准确。但深入了解原诗背景后可得知, 这首诗收录于阿赫玛托娃的《车前草集》中, 表达的是诗人与男友第一次约会时复杂而矛盾的心情。众所周知, 玫瑰一般在春夏盛开, “早秋的花坛”里只能是温室中的玫瑰, 是反常且带有欺骗性的, 诗人正是想以此来刻画自己复杂的内心独白。到最后, 诗人终于确定了自己的心意, 一切豁然开朗, “最后的玫瑰”和“晶莹的月亮”无比恰当的体现了她“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心境。此时则不难发现, 译文 2 极巧妙地体现了主人公由复杂而矛盾到豁然开朗的变化, 更为贴合原诗主题, 而译文 1 则没有突破原诗诗句的格式束缚, 仅表现了诗人兴奋愉悦的一面, 导致了翻译后原诗“意义”的缺失。

1.3 建空间

所谓建空间, 是针对文本的整体意义而言。其需要以去字、重组句为基础, 为目的语读者建立一个新的文本, 可以说, 这是一种意义“再创造”的体现。译者应根据原文本的主旨, 在原文本所创造空间的基础上, 重新创造一个语言空间, 来陈述原文本的意义, 最大程度地展现原文本的风韵。换言之, 原文塑造出的艺术形象, 应该用译入语重新塑造出来。只有这样, 译文读者才可能像原文读者一样, 拥有合理且广阔的想象空间, 才能够受到艺术形象的感召而与其同呼吸、共命运。例如普希金的名篇《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及其汉译:

Если жизнь тебя обманет,
Не печалься, не сердись!
В день уныния смиришь:
День веселья, верь, настанет.
Сердце в будущем живет;
Настоящее уныло:
Все мгновенно, все пройдет;

Что пройдет, то будет мило.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忧郁, 也不要愤慨!
不顺心时暂且克制自己,
相信吧, 快乐之日就会到来。
我们的心儿憧憬着未来,
现在总是令人悲哀:
一切都是暂时的, 转瞬即逝,
而那逝去的将变为可爱。

查良铮先生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了原诗的意蕴内涵, 其用词纯朴自然, 口吻平易亲切, 字里行间充满着生活气息和对人性的关怀。从整体来看, 查良铮先生的译文简洁明快, 整首诗一韵到底, 局部保留了原作的音韵形式, 局部则稍加变通处理。在去字、重组句方面, 查良铮没有照搬“живет”的字典释义, 而是将其译为“憧憬”, 颇具画面感和创造性。且第七行抛开了原诗的羁绊, 少译了一个“все”, 此举使得译文全诗保持了形式上的和谐, 充满着动态美和韵律美。在重组句方面, 原作只有两个词的第六行(“Настоящее уныло”)被译者加上了“总是”和“令人”二词, 译为“现在总是令人悲哀”, 与原诗主题高度贴切。至于整体建空间方面, 查良铮先生对字词句的处理恰到好处, 诗句流畅通脱, 热烈深沉, 笔墨之间满是诗人与读者娓娓交谈的画面感。其运用合理的想象和艺术思维, 为读者创建了诗歌审美空间, 用译入语(汉语)地道地传达和再现了普希金原作的音韵美和语言魅力。

2 结语

综上所述, 本文分别具体举例阐释了意义再生的三个原则对俄诗汉译的影响和启示。译者翻译的并非语言, 而是语言表达的意义。意义本身无法自显, 其显形和获得需要主体的参与, 其中渗透着译者的理解和诠释。意义的传达则体现在了词汇、句法和译文语言重建空间三个层面。也就是说, 译者要在理解原文本意义的基础上, 打破字的桎梏, 破除语言束缚, 重新进行重组句, 为目的语读者打造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开放空间。如此一来, 原文本的意义就得到了再生, 意境也得到了完美再现。

参考文献:

- [1] 马雅可夫斯基全集: 第一卷[M]. 莫斯科: 莫斯科国家文化出版社, 1955-1961.
- [2] 毛志文. 结构诗学与诗歌翻译[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1.
- [3] 许均. 翻译概论[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 [4] 阿方纳西·费特. 费特抒情诗选[C]. 曾思艺译.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4.
- [5] 谷羽.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俄诗汉译赏析[J]. 俄语学习, 2004(03): 62-63.
- [6] 张学曾. 俄诗二首[J]. 俄语学习, 1995(06): 12-13.
- [7] 易经. 诗歌翻译活动的本质[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05): 49-52.
- [8] 林康廷. 语言的意义与使用[D]. 吉林: 吉林大学, 2016.
- [9] 查良铮. 普希金抒情诗选集[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
- [10]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 [11] Цветаева М.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Ленинград, 1965.
- [12] Швейцер? А. Д. 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Статус, проблемы, аспекты. — М.: Наука, 1988.

作者简介:

周紫薇(1997-), 女, 汉族, 辽宁抚顺人, 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俄语语言文学。